

卷〇六二六 王字

卷〇六二七 王字

卷〇六二八 王字

卷〇六二九 王字

卷〇六三〇 王字

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二十六

十八陽

王

王湛

晉書列傳王湛字處冲司徒渾之弟也少有識度之弟也少有寸龍顏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人莫能知兄

其父昶獨異焉遭父喪居于墓次服闋闕門守靜不交當世冲素簡淡器量曠然有公輔之望兄子濟輕之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湛湛命取菜蔬對而食之濟嘗詰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為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濟才氣抗邁於湛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留連彌日累夜自視缺然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既而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既妙迴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又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濟試養之而與己馬等湛又曰此馬任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蟻封內試之濟馬

米蹟而督郵馬如常濟益嘆異還白其父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為癡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處我於季孟之間乎湛少仕歷泰王文學太子洗馬尚書郎太子中庶子出為汝南內史元康五年卒年四十七子承嗣楊正衡音義頗蘇朋友蹟徒當反周易云坤

清然錄音本蟻

詩人蹟修刊反

王承

晉書列傳王承字安期清虛寡欲無所脩尚言理辨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飾文辭有識者服其約而能通弱冠知名太尉王衍

雅貴異之比南陽樂廣馬水寧初為驃騎參軍值天下將亂乃避難南下遷司空從事中郎豫迎大駕賜爵藍田縣侯遷尚書郎不就東海王越鎮許以為記室參軍雅相知重勅其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聞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若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在府數年見朝政漸替辭以母老求出越不許久之遷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為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網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圖與

衆井之池魚擾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荅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寧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此尋士官來渡江是時道路梗澁人懷危懼承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近習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嘆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及至建鄴爲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甚見優禮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盡和恕之理故衆咸親愛焉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爲中興第一年四十六卒朝野痛惜之自昶至承世有高名論者以爲祖不及孫孫不及父子述嗣後古者反

王述

晉書列傳王述字懷祖少孤事母以孝聞安貧守約不求聞達性沉靜每坐客馳辨異端競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少襲父爵年

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地辟爲中兵屬既見無他言惟問以在東來債述但張目不荅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

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

庾亮曰懷祖清貞簡貴不減祖父但曠淡微不及耳康帝爲驃騎將軍召

補功曹出爲宛陵令太尉司空頻辟又除尚書吏部郎並不行歷庾冰征虜長史時庾翼鎮武昌以累有妖怪又猛獸入府欲移鎮避之述與冰牋

曰竊聞安西欲移鎮樂鄉。不審此爲筭邪。將爲情邪。若謂爲筭。則彼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創造移徙。方當興立城壁。公私勞擾。若信要害之地。所宜進據。猶當計移徙之煩。權二者輕重。況此非今日之要邪。方今糧胡陸梁當播力。秦銳而無故遷動。自取非筭。又江州當泝派數千。供繼軍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且武昌實是江東鎮戍之中。非但行樂上派而已。急緩赴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微取重。將故當居要害之地。爲內外形勢使闕。關之心不知所向。若是情邪。則天道玄遠。鬼情難言。妖祥吉凶。誰知其故。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不以情失。昔秦忌忘胡之讖。卒爲劉項之資。周惡厭狐之謠。而成褒姒之亂。此既然矣。歷觀古今。鑒其遺事。妖異速禍。敗者豈不少矣。禳避之道。苟非所審。且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斯則天下幸甚。今名可保矣。若安西盛意已耳。不能安於武昌。但得近移夏口。則其次也。樂鄉之舉。咸謂不可。願將軍體國爲家。固審此舉。時朝議亦不允。翼遂不移鎮。述出補臨海太守。遷建威將軍。會稽內史。蒞政清肅。終日無事。母憂去職。服闋代殷浩爲揚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初至。主簿請諱。報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尋加中書監。固謀經年。不拜。復加征虜將

軍進都督揚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衛將軍并冀幽平四州大中正刺史如故尋遣散騎常侍尚書令將軍如故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至是子坦之諫以爲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坦之爲桓溫長史溫欲爲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邪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簡文帝每言述才既不長直以真率便敵人耳謝安亦歎美之初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而脩家具爲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耳述荅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此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於昔始爲當時所嘆但性急爲累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踏之又不得頓甚掇內口中嚙破而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性羸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太和二年以年迫懸車上疏乞骸骨曰臣曾祖父魏司空昶白牋於文皇帝曰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爲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

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
不爲此公婆婆之事情旨慷慨深所鄙薄雖是戲書乃實訓誡臣忝端右
而以疾患禮教廢替猶謂可有差理日復一日而年棄疾痼永無復瞻華
幄之期乞奉先誠歸老丘園不許述竟不起三年卒時年六十六初桓溫
平洛陽議欲遷都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
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鍾虞述曰永嘉不競
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耳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
虞溫竟無以奪之追贈侍中縣駢將軍開府謚曰穆以避穆帝改曰簡子
坦之嗣楊正衡音釋稿廿六反辰音延反齧五結反虞音巨濟南王若虛
文集臣事實辨晉王述初以家貧求試宛陵令所受贈遺千數百條王導
咸之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其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宅宇舊物不
革于昔始爲當時所笑子常讀而笑之矣所謂廉士者惟貧而不改其節
故可貴也今以不足而貪求既足而後止尚可爲廉乎而史臣著之以爲
美談亦已陋矣葉石林老人避暑錄王述乞骸骨自序其曾祖昶與魏文
帝賡曰云云述時年方六十三辭情慷慨
自出其志是以卒能踐之不但爲美談也

王坦之

晉書列傳王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郗超俱有重名時人爲之語曰盛德絕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嘉賓超小字

也僕射江彪領選將擬爲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彪遂止簡文帝爲撫軍將軍辟爲掾累遷參軍從事中郎仍爲司馬加散騎常侍出爲大司馬桓溫長史尋以父憂去職服闋徵拜侍中襲父爵時卒士韓懷逃亡歸首云夫牛故叛有司劾懷偷牛考掠服罪坦之以爲懷束身自歸而法外加罪懈怠失牛事或可恕加之木石理有自誣宜附罪宜從輕之例遂以見原海西公廢領左衛將軍坦之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教頗尚刑名學著廢莊論曰荀卿稱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楊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何晏云驚莊軀放玄虛而不周乎時變三賢之言遠有當乎夫獨構之唱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動人由於兼忘應物在乎無心孔父非不體遠以體遠故用近顏子豈不具德以德備教庸教胡爲其然哉不獲已而然也夫自足者寡故理懸於義農狗教者衆故義申於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吹萬不同孰知正是雖首陽之情三黜之智磨頂之甘露之愛枯槁之生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況下斯者乎先王知人情之難肆懼違行以致訟

悼司徹之貽悔。審橈帶之所緣。故陶鑄群生。謀之未兆。每攝其契而為節焉。使夫敦禮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誠存而邪忘。利損而競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蓋善聞者無怪。故所遇而無滯。執道以離俗。執輪於不遠語道而失其為者。非其道也。辨德而有其位者。非其德也。言默所未究。況揚之以為風乎。且即濠以尋魚。想彼之我同。推顯以求隱。理得而情昧。若夫莊生者。望大庭而撫契。仰橈高於不足。寄積想於三篇。恨我之懷未盡。其言詭譎。其義恢誕。君子內應。從我游方之外。衆人因藉之以為弊。薄之資。然則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莊生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莊生作而風俗頽。禮與浮雲俱征。僞與利蕩並肆。人以克己為耻。士以無措為通。將無履德之譽。俗有蹈義之愆。驟語賞罰。不可以造次屢稱。無為不可與適變。雖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昔漢陰丈人修渾沌之術。孔子以為識其一。不識其二。莊生之道。無乃類乎。與夫如愚之契。何殊間哉。若夫利而不害。天之道也。為而不爭。聖之德也。群方所資而莫知。誰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攝貫九流。玄同彼我。萬物用之而不既。疊疊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人領本州大中正。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

天下懷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為溫薨。坦之與謝安共輔。切主還中書。令領丹陽尹。俄授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將之鎮。上表曰。臣聞人君之道。以孝敬為本。臨御四海。以委任為貴。恭順無為。則盛德日新。親杖賢能。則政道邕睦。昔周成漢昭。並以幼年纂承。大統當時。天下未為無難。終能顯揚祖考。保安社稷。蓋尊尊親親。信納大臣之所致也。伏惟陛下誕奇秀之姿。稟生知之量。春秋尚富。涉道未曠。方須訓導。以成天德。皇太后仁淑之體。過於三母。先帝奉事積年。每稱聖明。臣願奉事之心。便當自同孝宗。太后慈愛之隆。亦不必異。所生琅邪王。餘姚主。及諸皇女。宜朝夕定省。承受教誨。導習儀刑。以成景仰。恭敬之美。不可以屬非至親。自為踈疑。昔肅祖崩。殂成康。幼冲事無大小。必諮聖相。導所以克就聖德。實此之由。今僕射臣安中。軍臣冲人。望具瞻社稷之臣。且受遇先帝。綢繆。總並志竭忠貞。盡心盡力。歸誠陛下。以報先帝。愚謂周旋舉動。皆應諮此二臣。二臣之於陛下。則周之旦奭。漢之霍光。顯宗之於王導。冲雖在外路。不云遠事。容信宿。必宜參詳。然後情聽。獲盡。庶事可畢。又天聰雖聰。不啓不廣。厚情雖忠。不引不盡。宜數引侍臣。詢求讜言。平易之世。有道之主。猶

尚誠懼日吳不倦況今艱難理盡慮經安危祖宗之基繫之陛下不可不
精心務道以申先帝堯舜之風不可不敬脩至德以保宣元天地之祚表
奏帝納之初謝安愛好聲律慕功之慘不廢妓樂頗以成俗坦之非而苦
諫之安遺坦之書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所求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
可爲聊復以自娛耳若絮軌跡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嘗謂君粗得
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逆未易爲人坦之荅曰具君雅旨此是
誠心而行獨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謂意者以爲人之體韻猶器之
方圓方圓不可錯用體韻豈可易處各順其方以弘其業則歲寒之功必
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體議淹允加以令地優游自居僉曰之談咸以清
遠相許至於此事實有疑焉公私二三莫見其可以此爲濠上悟之者得
無鮮乎且天下之寶故爲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爲不可以天下爲心
乎想君幸復三思書往反數四安竟不從坦之又嘗與殷康子書論公謙
之義曰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非理
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聖人所以濟化由斯論
之公道體於自然故理泰而愈降謙義生於不足故特弊而義著故大禹
啓孫稱功言惠而成功於彼孟及范熒殿軍後入而全身於此從此觀之

則謙公之義固以殊矣。夫物之所美已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忠人惡其上。衆不可蓋。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在於矯伐。而不在於期當。匿迹在於遠顯。而不在於求。是於是謙。光之義與矜競而俱生。卑挹之義與夸伐而並進。由親譽生於不茂。未若不知之有餘。良藥效於瘳疾。未若無病之爲貴也。夫乾道確然。示人易矣。坤道隤然。示人簡矣。二象顯於萬物。兩德彰於群生。豈矯枉過直。而失其所哉。由此觀之。則大通之道。公坦於天地。謙伐之義。險巇於人事。今存公而廢謙。則自伐者。託至公以生嫌。自美者。因存黨。以致惑。此王生所謂同貌而實異。不可不察者也。然理必有源。教亦有主。苟探其根。則玄指自顯。若尋其末。弊無不至。豈可以嫌似而疑至公。弊食而忘於諒哉。康子及袁宏並有疑難。坦之採章摘句。一一申而釋之。莫不厭服。又孔嚴著通葛論。坦之與書贊美之。其忠公慷慨。標明賢勝。皆此類也。初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時年四十六。臨終與謝安桓。冲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朝野甚痛惜之。追贈安北將軍。謚曰獻楊。正衡音釋。池爾反。邯鄲寒丹。二音。豐。音尼。綱。上直牛反。下武彪反。

趙縉

上音達。下士阮反。濠。胡刀反。爽。蘇叶反。厭。於叶反。忱。市林反。文康葛

公詩。廢莊演論。救時玄。未免仍爲習氣。牽諷寡勸。多吾不解。遣辭全只用

三篇。本論云。晉積想於三篇。唐孫元晏詩。晉祚安危只此

行坦之何必苦憂驚。謝公合定策區在爭遣當時事得成。

王禕之

晉書列傳。王禕之字文郡。少知名。尚尋陽公主。歷中書侍郎。年未三十而卒。贈散騎常侍。坦之四子。愷。愉。國寶。忱。

王愷

晉書列傳。王愷字茂仁。愉字茂和。並少踐清階。愷襲父爵。愉稍遷驃騎司馬。加輔國將軍。愷太元末爲侍中。領右衛將軍。多所

獻替。兄弟貴盛。當時莫比。及王恭等討國寶。愷愉並請解職。以與國寶異生。又素不協。故得免禍。國寶既死。出愷爲吳郡內史。愉爲江州刺史。都督

豫州四郡。輔國將軍。假節。未幾。徵愷爲丹陽尹。及桓玄等至江寧。愷領兵守石城。俄而玄等走。復爲吳郡。病卒。追贈太常。愉至鎮。未幾。族仲堪。桓玄

楊佺期舉兵。應王恭。乘流奄至。愉既無備。惶遽奔臨川。爲玄所得。玄盟于尋陽。以愉置壇所。愉甚耻之。及事解除。會稽內史玄篡位。以爲尚書僕射。

劉裕義旗建。加前將軍。愉既桓氏婿。父子寵貴。又嘗輕侮劉裕。心不自安。潛結司州刺史溫詳謀作亂。事泄被誅。子孫十餘人皆伏法。

王國寶

晉書列傳王國寶少無士操不脩廉隅婦父謝安惡其傾側每抑而不用除尚書郎國寶以中興膏腴之族惟作史

部不爲餘曹郎甚怨望國辭不拜從妹爲會稽王道子妃由是與道子遊處遂間毀安焉及道子輔政以爲秘書丞俄遷琅邪內史領堂邑太守加輔國將軍入補侍中遷中書令中領軍與道子持威權扇動內外中書郎范甯國寶舅也儒雅方直疾其阿諛勸孝武帝黜之國寶乃使陳郡袁悅之因尼夫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知之託以他罪殺悅之國寶大懼遂因道子諧毀甯甯由是出爲豫章太守及弟忱卒國寶自求解職迎母并奔忱喪詔特賜假而盤桓不將進發爲御史中丞褚瓘所奏國寶懼罪秋女子衣託爲王家婢詣道子告其事道子言之於帝故得原後驃騎參軍王徽請國寶同燕國寶素驕貴使酒怒尚書左丞祖台之攘袂大呼以盤饌樂器擲台之台之不敢言復爲瓘所彈詔以國寶縱肆情性甚不可長台之懦弱非監司體並坐免官頃之復職愈驕蹇不遵法度起齋侔清暑殿帝惡其僭侈國寶懼遂諂媚於帝而頗踈道子道子大怒嘗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劔擲之舊好盡矣是時王雅亦有寵爲王珣於帝帝夜與國寶及雅宴帝微有酒令召珣將至國寶自知

才出珣下。恐至傾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不可以酒色見帝。遂止。而以國寶爲忠。將納國寶女爲琅邪王妃。未婚而帝崩。安帝即位。國寶復事道子。進從祖弟緒爲琅邪內史。亦以佞邪見。知道子復感之。倚爲心腹。並爲時之所疾。國寶遂參管朝權。威震內外。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加後將軍。丹楊尹。道子悉以東宮兵配之。時王恭與殷仲堪並以才器。各居石藩。恭惡道子國寶亂政。屢有憂國之言。道子等亦深忌憚之。將謀去其兵。未及行。而恭檄至。以討國寶爲名。國寶惶遽。不知所爲。緒說國寶令矯道子命召王珣車胤殺之。以除群望。因執主相以討諸侯。國寶許之。珣胤既至。而不敢害。反問計於珣。珣勸國寶放兵權。以迎恭。國寶信之。語在珣傳。又問計於胤。胤曰。南北同舉。而荊州未至。若朝廷遣軍。恭必城守。昔桓公圍壽陽。爾時乃剋。若京城未拔。而上派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尤懼。遂上疏解職。詣闕待罪。既而悔之。詐稱詔復其本官。欲收其兵。珣王恭道子既不能距。諸侯欲委罪國寶。乃遣熊王尚之收國寶付廷尉賜死。并斬緒於市。以謝王恭。國寶貪縱聚斂。不知紀極。後房伎妾以百數。天下珍玩充滿其室。及王恭伏法。詔追復國寶本官。元興初。桓玄得志。表徙其家屬於交州。

王忱

晉書列傳。王忱字元達。弱冠知名。與王恭、王珣俱派譽。一時歷位驛驛長史。嘗造其舅范甯。與張玄相遇。甯使與玄語。玄正坐。

欽。祗待其所發。忱竟不與言。玄失望。便去。甯讓忱曰。張玄吳中之秀。何不與語。忱笑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見。請甯謂曰。卿風流雋望。真後來之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既而甯使報玄。玄來帶造之。始為賓主。太元中。出為荊州刺史。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建武將軍。假節。忱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慕王澄之為人。又年少。居方伯之任。談者憂之。及鎮荊州。威風肅然。殊得物。和桓玄時在江陵。既其本國。且奔葉。故義常以才雄駕物。忱每裁抑之。玄嘗詣忱。通人未出。乘輦直進。忱對玄鞭門幹。玄怒去之。忱亦不留。嘗朔日見客。仗衛甚盛。玄言欲獵。借數百人。忱患給之。玄憚而服焉。性任達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游。每嘆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婦父常有條。忱乘醉吊之。婦父慟哭。忱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其所行多此類。數年卒官。追贈右將軍。謚曰穆。

王綏

晉書列傳。王綏字彥猷。少有美稱。厚自矜遇。實鄙而無行。父愉為殷桓所捕。綏未測存亡。在都有憂色。居處飲食每事貶降。時

人每謂爲試守孝子。桓玄之爲太尉。綏以桓氏甥。甚見寵待。爲太尉右長史及玄篡。遷中書令。劉裕建義。以爲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墮於牀。而流血滂沱。俄拜荊州刺史。假節。坐父倫之謀。與弟納並被誅。初綏與王謚桓胤齊名。爲後進之秀。謚位官既極。保身而終。胤以從生誅聲稱。猶全綏身。死名論殆盡。亦以薄行矜峭。而尚人故也。自昶父漢鴈門太守澤已有名。稱忱又秀出。綏亦著稱。八葉繼軌。軒冕莫與爲比焉。

王嶠

晉書列傳王嶠字開山。祖默。魏尚書父佑。以才智稱。爲揚駿腹心駿之排汝南王亮。退衛瓘。皆佑之謀也。位至北軍中候。嶠少

有風尚。并司二州交辟。不就。永嘉末。攜其二弟避亂渡江。時元帝鎮建鄴。敕曰。王佑三息。始至名德之貴。並有操行。宜蒙飾叙。且可給錢三十萬。帛三百匹。米五十斛。親兵二十人。尋以嶠叅世子東中郎軍事。不就。愍帝徵拜著作郎。右丞相南陽王保。辟皆以道險不行。元帝作相。以爲水曹屬。除長山令。遷太子中舍人。以疾不拜。王敦請爲叅軍。爵九原縣公。敦在石頭。欲禁私伐蔡州。荻以問群下。時王師新敗。士庶震懼。莫敢異議。嶠獨曰。中原有藪。無人採之。百姓不厭。君孰與。足若禁人。樵伐未知其可。敦不悅。敦將殺周顗。戴若思嶠於坐。諫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安可殘諸名士。以自